

许浑与杜牧以外诸人重出诗

王光汉

《全唐诗》所辑许浑诗，除有五十九首与杜牧重出外，其与他人重出者亦有多篇。与杜重出诗已有少数为方家所甄辨，但与杜以外诸人重出诗似乎尚少有论及。笔者近几年研究许浑生世履历，遂有系统甄辨这些重出诗之想，拟作《许浑与杜牧重出诗考》并此文。《过鲍溶宅有感》虽与刘德仁重出，然亦见于杜牧名下，欲置于前文，与此不另。此文所涉凡十八首。其中无力稽考者、寸指误测者，乞方家有以教示。

一、与张祜重出二首：《送客归湘楚》、《寄题南山王隐居》。这两诗未见于宋蜀刻本《张承吉文集》。《寄题南山王隐居》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下卷，题作《寄题商洛王隐居》。张祜名下题与《丁卯集》同。“南山”作“商洛”，似因首句涉“商洛”，后人误改。此诗首联云：“近逢商洛客，知尔住南圻”。所谓“商洛客”，乃用商山四皓事，谓王隐居为四皓一类隐者，“商洛”当为隐逸地之通名而非王隐居隐处之专名。张祜名下首联作“近逢商洛口，知尔坐南圻”，“客”作“口”、“住”作“坐”，显系抄录致误。再者宋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一征引此诗，作者作许浑，且谓此诗“随蜂收野蜜，寻麝采生香”与许浑《晓过郁林寺戏呈李明府》之“洞花蜂聚蜜，岩柏麝留香”句子甚类，讥许浑“其源不长，其流不远”。许诗类句、类对甚多，葛之所讥，亦正可证此诗当为许浑所作也。

二、与李商隐重出一首：《游楞伽寺》。此诗见于丛刊《丁

卯集》上卷，亦见于《玉溪生诗集笺注》。笺注曰“见戊签本集，亦见许浑集”。诗题“楞”字，李集作“灵”，显为转录之误。戊签本集所辑李诗，前人论李诗者早多疑议，如其所辑《龙邱道中》诗，张采田《玉溪生年谱》会笺曰：“冯氏谓玩诗意是春末发京师，五六月至龙邱，合之义山游踪，更不可符。案江东之游，行踪或有此，而诗则不类义山，可疑也。”对此诗作者归属，程午桥言“许集有《自楞伽寺晨起泛舟》、《再游姑苏》诸诗可证，义山似无亲历吴郡之迹。”冯浩谓“义山有无吴越之游，未可核断。《唐诗品汇》选此诗，亦属之义山也。然论诗格，固应归之丁卯桥。”此类论述，虽未作断言，然倾向甚明，谓此诗为许浑作之成份多。考李商隐有《江东》诸诗，按张采田说，大中十一年，李商隐曾游江东，但从李之诗文看，没有亲历吴郡之确证。楞伽寺据《大清一统志》言“在吴县上方山上。”上方山即楞伽山，在吴县西南。诗所言之琴台，据《大明一统志》言在吴县“灵岩山上”，“灵岩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，又名砚石山，乃吴王馆娃宫故地。”李商隐有《吴宫》诗，然味此诗似为艳情离慨之作，未必亲临吴宫所为。且李江东之行若至楞伽，想于姑苏、虎丘等似当有诗，然诗文无迹，则自当使人疑此诗非李之笔。而考许浑诗，其涉苏州之作甚多，如《姑苏怀古》、与杜牧诗重出而实为许浑所作之《重经姑苏怀古二首》、《宿松江驿却寄苏州一二同志》、《再游姑苏玉芝观》、《送薛秀才南游》、《吴门送振武李从事》、《吴门送客早发》等。许浑尝客居吴地，其《送元昼上人归苏州兼寄张厚二首》云：“三年无事客吴乡”、“自卜闲居荆水头”可证。特别是《赠李伊阙》诗，更明言其居在“云间”，所谓“云间”，用陆云、荀隐事，在晋指吴郡，在唐指苏州。许涉苏州之作及于苏州有居，自可为此诗为许作之参证，而真正可论定此诗出许浑之手者还应是许浑《自楞伽寺晨起泛中道中有怀》诗，该诗不仅可证许浑尝游楞伽，且

从二诗所言情境看，二诗当是同一人同一时之作。二诗一言“万点水萤秋草中”，一言“碧烟秋寺泛湖来”，证均于秋日所作；一言“欲知此路堪惆怅，菱叶蓼花连故宫”，一言“尽日伤心人不见，石榴花满旧琴台”，两联构思如是之类，心境又如此相同，自不难看出二诗当出于一人之手。作者之所以“惆怅”、“尽日伤心”，似因“佳期迢递路何穷”之故。

三、与李群玉重出二首：《将为南行陪尚书崔公宴海榴堂》、《重游练湖怀旧》。前诗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上卷。李群玉名下题作《将欲南行陪崔八宴海榴亭》，见于丛刊《李群玉诗集·后集》卷三。“亭”当为“堂”之误。《宣城县志》卷三七载：“海榴堂，唐时建。浑有《陪崔尚书宴海榴堂》诗。”考李群玉诗，未见涉宣州者，其行踪多在湘桂一带，《池州封员外郡斋双鹤丹顶霜翎仙态浮旷罢政之日因呈此章》诗，疑为其吴越之游途经时所作，其足履未及宣城。许浑尝为当涂尉、太平令。当涂、太平属宣州。许涉宣城之诗甚多，如《题宣州元处士幽居》、《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》、《陪宣城大夫崔公泛后池兼北楼宴》、《宣城崔大夫召联句偶疾不获赴因献》及《赠闲师》等。宣城崔大夫即中散大夫、宣州观察使崔龟从，据《唐刺史考》，开成四年至会昌四年在宣州任，时许浑为其属下，许尚有《闻州中有宴寄崔大夫兼简邢群评事》、《和崔大夫新广北楼登眺》诗，崔大夫均即其人。会昌四年崔龟从以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。此诗所言“将为南行”、“水远山长”，似指崔龟从由宣州去岭南。味该诗“几人偏得谢公留”等语，许浑南海之行似为崔龟从之偕从。此诗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一、范晞文《对床夜语》卷三、《文苑英华》等均引作许浑诗，证此诗在宋时只见于许集而不见于李集。且此诗“宾馆尽开徐穉榻，客帆空恋李膺舟”句与许浑《寄献三川守刘公》“花深穉榻迎何客，月在膺舟醉几人”句构思、用典类，凡此俱可证此诗为许浑作无疑。后诗《全唐诗

补逸》卷十二据韦庄《又玄集》卷中引作李诗，题名为《感旧》，且注明与许诗复出。此诗不见于丛刊《李群玉诗集》而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上卷，疑系《又玄集》辑录舛误。许诗序言“余尝与宋补阙次都秋夕游练湖亭，今复登尝，怆然有感，因赋是诗”。宋次都此人李诗未见有交，而许有《寄宋祁》诗，题注云：“一作寄宋次都，一作寄友人。”盖次都乃宋祁之字。许与宋祁有“美人南国旧同袍”之谊。宋祁为福建人，《登科记考》卷二十一据《淳熙三山志》及《玉芝堂谈荟》订宋祁为大和四年状元，比许中进士早二年，大和四年李群玉尚幼，从宋里籍、年岁及科举诸事，其与李有交之可能为少。许居润州，练湖在润之丹阳，李虽东游至秣陵、姑苏等地，然重游且两至练湖亦无可索考。

四、与李郢重出一首：《游钱圻青山李隐居西斋》。此诗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上卷。李郢名下题缺“游”字。又宋长白《柳亭诗话》卷七“棋酒”下载：杜牧之《题李隐居西斋》曰：“林间扫石安棋局，岩下分泉寄酒杯”。则此诗又作杜牧诗。然查杜牧各集，均无此篇。且《柳亭诗话》同卷曰：“杜牧之有《题樊明府林亭》一联曰：‘阶前石稳棋终局，窗外山寒酒满杯。’”此亦误以许浑诗为杜牧诗，杜牧各集无《题樊明府林亭》，此联现见于许浑《湖南徐明府余之南邻久不还家因题林馆》诗，可知《柳亭诗话》张冠李戴，不足为据，本诗非杜牧所作甚明。考许浑涉棋酒之诗甚多，许浑本人喜棋，由《姑孰官舍寄汝洛友人》“务闲唯印吏，公退只棋僧”可知。其涉棋酒诗如《奉命和后池十韵》：“竹韵迂棋局，松阴递酒卮。”《赠高处士》：“夜棋留客宿，春酒劝僧倾。”《题邹处士隐居》：“岩树阴棋局，山花落酒樽。”《寻周炼师不遇留赠》：“夜棋全局在，春酒半壶空。”《韶州驿楼宴罢》：“露堕桂花棋局湿，风吹荷叶酒瓶香。”《郊居春日有怀府中诸公并柬王兵曹》：“僧舍覆棋消白日，市楼赊酒过青春。”《夜归驿楼》：“窗下覆棋残局在，橘边沽酒

半坛空。”《村舍二首》：“花间酒气春风暖，竹里棋声暮雨寒。”《题勤尊师历阳山居》：“春坼酒瓶浮药气，晚携棋局带松阴。”这些诗均以棋、酒为对，构思与本诗“林间扫石安棋局，岩下分泉寄酒杯”甚类。另外许浑尚有涉李隐君诗：《秋夜棹舟访李隐君》及《与张道士同访李隐君不遇》，未知此李隐君是否即此李隐居。考李郢，据《唐才子传》言“初居余杭，出有山水之兴，入有琴书之娱，疏于驰竞”。则钱圻李隐居或即李郢，许游其斋，留诗，后人辑录，遂误以为李郢所作。

五、与杨炯重出一首：《送杨处士叔初卜居曲江》。此诗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下卷，题作《送汤处士反初卜居曲江》。杨炯名下作《送杨处士反初卜居曲江》，见于丛刊《杨盈川集》卷二中华书局版《卢照邻集·杨炯集》亦收此诗，未注与许浑诗重出。考此诗用词，与许浑多类。如颌联“萧寺休为客，曹溪便寄家”，不仅与许浑《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》之“曹溪花里别，萧寺竹前逢”均以“曹溪”、“萧寺”为对，构思相类，且“曹溪”、“萧寺”均在许诗中屡见。许《发灵溪馆》云“应有曹溪路，千岩万壑中。”《盈上人》云“借问曹溪路，山多路几层。”《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》云“不及曹溪侣，空林已夜禅。”《赠闲师》：“初到庾楼红叶坠，夜投萧寺碧云随。”

《夜归孤山寺却寄卢郎中》：“醉别庾楼山色晓，夜归萧寺月光斜。”《崇圣寺别杨至之》：“萧寺暂相逢，离忧满病容。”

《下第归朱方寄刘三复》：“月高萧寺夜，风暖庾楼春。”《寄殷尧藩先辈》：“带月独归萧寺远，玩花频醉庾楼深。”《送崔垞入朝》：“书剑功迟白发新，强登萧寺送归秦。”《再游越中伤朱余庆协律好直上人》：“王氏船犹在，萧家寺已空。”查杨炯诗未见此类词汇。特别是曹溪，其址由诗题“曲汇”及诗所言“桂水”，知在岭南韶州。因慧能在此演法，遂为禅宗南宗别称。考杨炯足履，未见有涉岭南之象，而从本诗看，本诗之作者

对曹溪地理环境有较多了解。许尝居于湘地，其《晓发天井关寄李师晦》有“湘潭归梦远”语，《宿开元寺水楼》云：“日出应移掉，三湘万里愁。”且许尝在湘地从事，由《寄齐邠》所言“美人南国旧同袍”可知。许尝至韶州，有《韶州送窦司直北归》、《韶州驿楼宴罢》。许浑涉桂水一带作品甚多，《喜远书》：“寄怀因桂水，流泪极枫江。”《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》：“诏移丞相木兰舟，桂水潺湲岭北流。”与杜牧重出而实为许浑所作之《送荔浦蒋明府赴任》亦有“白社莲宫北，青袍桂水南”语，此类均可证许浑对韶州曲江一带比较熟悉。据此类综合考察，本诗当可定为许浑所作。

六、与姚合重出三首：《西园》、《苦雨》、《李定言自殿院衔命归阙拜员外郎迁右史》。后诗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上卷，不见于丛刊《姚少监诗集》，《唐诗鼓吹》选此诗题作《送李宣殿院归阙》，亦作许浑七律诗。《唐诗鼓吹》据赵孟頫序为元好问所编，证金之前，此诗未见于姚集。姚合名下题作《寄右史李定言》，为截句，正许诗之中二联。读姚诗，显感缺头少尾，起觉突兀，结嫌未了。许浑有《送李定言南游》诗，其“南游”与本诗“白笔南征变二毛”之“南征”疑为一事：李南征领殿中侍御史之职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六八八引三国魏鱼豢《魏略》云：“明帝时，尝大会。殿中御史簪白笔，侧阶而坐。上问左右：‘此何官？’侍中辛毗对曰：‘此谓御史，旧簪笔以奏不法，今但备官耳。’”本诗云“白笔”，正言李为殿中侍御史。又本诗有“吴中旧侣君先贵，曾忆王祥与佩刀”语。考姚合，据其《送喻凫校书归毗陵》诗所云“吾亦家吴者”知其为吴人，然据《唐才子传》卷六载，姚宝历中已除监察御史，“迁户部员外郎，出为金、杭二州刺史”，刘德仁有《送姚合郎中任杭州》诗，证姚任杭州时已领郎中之职。姚任杭州，据《唐刺史考》，在大和九年，时李定言尚未中式。李中进士据李商隐《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

作》，知在开成二年。而据《旧唐书·文宗纪下》，开成四年“给事中姚合”已为“陕虢观察使”。以此可知此诗不可能为姚合所作。而许浑尝客居吴地，前《游楞伽寺》诗甄辨时已述，故与李定言为“吴中旧侣”为理所当然，许大中时才为监察御史，后为虞部员外郎。其为虞部员外郎，据许《中秋夕寄大梁刘尚书》、《寄献三川守刘公并序》知在大中七年前后，刘公、刘尚书即刘瑛，大中七年至十年为汴州刺史。李定言迁右史当在许浑为员外郎时。右史即起居舍人，因“具纸笔立螭头下”（《新唐书·百官志二》），故诗云“更立螭头运兔毫”。起居舍人，从六品上，虽与员外郎品阶相当，然因在天子之侧，故诗谓其“贵”。《西园》诗见于丛刊《姚少监诗集》卷八，题作《郡中西园》。此诗不见于《丁卯集》。考此诗用词等，当属姚合为是。如“苔文”即在姚诗中屡见。“苔”，姚集作“潮”，疑以“苔”为是。姚诗言及“苔”、“藓”处不可数。如“切切起苍苔”、“寒影偏生苔”、“莓苔行迹重”、“嫩苔粘野色”、“萤影明苔藓”、“古苔寒更翠”、“尘静寒霜复绿苔”、“苔藓疏尘色”、“泉洁亦无苔”、“苔深减履声”、“不得青苔地上行”、“苔径药苗间”、“绕径苍苔迹”、“苔粘月眼风挑剔”，“迹深苔长处”、“数寸是苔藓”、“苍苔一径微”、“苔痕雪水里”、“苔惨行径涩”、“江边道路多苔藓”、“曙雨新苔色”、“泥从积藓埋”、“蚁行经古藓”、“幽岛藓层层”、“藓迳人稀到”、“藓庭公事暇”、“剑铭生藓色”、“碧藓无尘染”等。用“苔文”、“藓文”如《和户部侍郎省中晚归》：“古树苔文匝。”《游昊天玄都观》：“藓文连竹色。”《题宣义池亭》：“苔文翻古篆。”《题刑部马员外修行里南街新居》：“幽砌上苔文。”《泛觞泉》：“酹滴苔纹断。”又，本诗有“芳草径难分”、“密林生雨气”语，姚《题郑驸马林亭》亦有“密林行不尽，芳草坐难移”句。姚《早夏郡楼宴集》言“窗云

带雨气，林鸟杂人声”，与本诗所言“静语唯幽鸟”等情境相合。特别是本诗“闲眠独使君”语，证西园是郡中之园，诗题亦以《郡中西园》为是。姚有《题金州西园九首》，此西园或金州之西园欤？姚每以使君称州郡长官，盖因汉时称刺史为使君。

《日出东南隅行》云：“使君从南来，五马立踟蹰。”称刺史为使君，许诗虽亦有用，但未如姚多。姚合集有《送田使君赴蔡州》、《送崔玄亮赴果州冬夜宴韩卿宅》：“华省思仙侣，疲民爱使君”、《送右司薛员外赴处州》：“怀中天子书，腰下使君鱼”、《送饶州张使君》、《送林使君赴邵州》、《寄绛州李使君》诸例用称他人；《杭州郡斋南亭》：“田田池上叶，长是使君衣”、《酬薛奉礼见赠之作》：“栖栖沧海一耕人，诏遣江边作使君”诸例用称自己。与张籍重出而疑为姚合所作之《寒食二首》亦有“伎乐州人戏，使君心寂寥”语。姚亦用“五马”写刺史，如《别胡逸》：“今日相逢又相送，予乘五马子单单。”

《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》：“林下无相笑，男儿五马雄。”姚尝为金、杭二州刺史，本诗“闲眠独使君”语当系姚任刺史时所作，用以自嘲。

七、与赵嘏重出四首：《赠僧》、《江上燕别》、《送沈卓少府任江都》、《客至》。四诗俱见于丛刊《丁卯集》，题下均有注谓“一作赵嘏”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《唐诗小集·赵嘏诗注》收有上诗，题名依次为《赠金刚三藏》、《汾上宴别》、《送沈单作尉江都》、《客至》。其中《送沈卓少府任江都》又与薛逢重出，薛逢名下题作《送沈单作尉江都》。此四篇俱疑非许浑所作。《送沈卓少府任江都》，疑原题为《送沈单作尉江都》，出薛逢手。薛送人赴任诗，其末联多为慰勉、劝戒之语，如《送西川梁常侍之新筑龙山城并锡賫两州刺史及部落酋长等》“回轩如睿奖，休作苦辛吟。”《送西川杜司空赴镇》：“莫遣洪垆旷真宰，九流人物待陶甄。”《送衢州崔员外》：“休指岩西

数归日，知君已赴白云期。”这些均与本诗末联“少年作尉须矜慎，莫向楼前坠马鞭”之语相类。据《唐才子传》云，薛逢“以谋略高自显布衣中”，“持论鲠切”，据《旧唐书》本传云“自负经画之略”，“论议激切”，本诗劝戒而有是言，与薛逢素性相合。《赠僧》，疑原题为《赠金刚三藏》，为赵嘏所作。金刚三藏，据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九载，系狮子国人，“善西域佛像，运笔持重，非常画可拟，东京广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样。”本诗虽未言画事，然“流沙归复来”一句，可知其籍流沙，与张彦远之载相合。又，赵有《送僧归庐山》诗，其颌联曰：“经启楼台千叶曙，锡含风雨一枝秋。”本诗颌联为“锡随山鸟动，经附海船回，”俱以“锡”、“经”为对，似亦可为赵作之迹证。《江上燕别》，疑原题为《汾上宴别》。前蜀韦穀《才调集》收此诗，为赵嘏作，无“一作许浑诗”字样，证前蜀前本诗未浑入许浑集。《唐音统签》亦以为此诗“入许浑集者误。”《唐才子传校笺》中谭优学先生以为此诗为赵嘏“来去塞北，疑系取道河东循汾水而行”所作。本诗首联，许集作“云物如故乡，山川异歧路”，前后不属，后句费解，显有转抄致误之嫌；赵集“异歧路”更为“知异路”，当为本作。又诗题如为《江上宴别》，于许浑似亦无“云物如故乡”之语出，因许浑多居江侧，据其诗虽有嵩洛故土，然早以江侧为故里。今于江上宴别，当不会出“云物如故乡”之言。要之，本诗为赵嘏作无疑。

《客至》，从诗风上看不类许浑而似赵嘏。特别是“大笑一声幽抱开”语，更似不可能出自许集。许诗似未见“笑”字，更不要说“大笑”。许诗言情怀心境除《及第后春情》“世间得意是春风，散诞经过触处通”一语颇见自得外，其他则多似嫠妇，多似乞儿，或如怨，或如诉，纵或自作宽慰，总令人生怜悯惻隐之心。即《及第后春情》一诗，其末联“犹以西都名下客，今年一月始相逢”，读后想其写时当亦有感叹而生泪水。而赵嘏虽亦有

悲苦之辞，然较许似多洒脱。《赠天卿寺神亮上人》云：“笑指白莲心自得，世间烦恼是浮云。”可见赵心境较许为宽。又，本诗用词亦多类赵嘏，如本诗用“红树”一词，赵《华清宫和杜舍人》有“红树闭门芳”、《李侍御归炭谷山居同宿华严寺》有“白云红树满归程”等亦用此词，似亦可作本诗为赵作之参证。

八、与李德裕重出一首：《岁首怀甘露寺自省上人》。李德裕名下作《有怀甘露寺自省上人》，只四句，为许浑五律之前二联，《全唐诗》载于李德裕逸句中，丛书集成本《李卫公会昌一品集·补遗》所收与《全唐诗》同，俱言出自《京口志》。今查《至顺镇江志》卷十九亦引作李德裕诗，然地志一类多辗转抄录，当不可据为的据。考本诗，诗题似以许浑为是。诗颈联“客棹春潮急，禅斋暮雪高”切诗题“岁首”二字。许诗题下有注曰：“上人尝有战功”，此与诗所云“云中弃宝刀”、“久闲生胫肉”相合。甘露寺在京口，诗末联“南濡一回首，山碧水滔滔”，据浑入杜牧集而实为许浑所作之《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》“归棹越南濡”自注：“某家在朱方，扬子江界有南濡、北濡”，知地志收此诗未误。许尝居润州，李德裕三镇浙西，俱有作此诗之可能。然统考之下，似宜归许浑作为是。

九、与释无可重出二首：《和宾客相国咏雪》、《看雪》。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中《无可集》未见此二诗，《文苑英华》收在无可《小雪》诗后，《看雪》作《雪》、《和宾客相国咏雪》作《和宾客相国诵诗》。《文苑英华》在《和宾客相国咏诗》下注作者为“前人”，然其前篇《雪》下并未注作者。《和宾客相国咏诗》下又注“集无此诗”，此“集”未知是《无可集》还是《丁卯集》。查《丁卯集》，亦未见《和宾客相国咏雪》，然《看雪》见于下卷。考《和宾客相国咏雪》之构思、用词，均类无可，如《和宾客相国咏雪》言“近腊千岩白，迎春四气催”，

无可《小雪》诗则言“过三知腊尽”。无可言冬雪诗多言“腊”，如《金州冬月陪太守游池》言“残腊雪纷纷”，《送颢法师往太原讲兼呈李司徒》言“近腊辞精舍”等。又《和宾客相国咏雪》言“巢鹤乍裴回”、“呈瑞表中台”无可《小雪》诗言“迴冒巢松鹤”、“呈瑞下深宫”，这些处均如此相似，自使人疑其出无可之手。

十、与许渼重出一首：《记梦》。此诗《唐诗纪事》、《本事诗》俱作许浑诗，《逸史》引作许渼诗。所记之事，三书相类，均荒诞无稽。丛刊《丁卯集》亦未收此诗，疑出小说家假托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